的

山水洲城

毛定之



湖南长沙,别称星沙或星城,市民 以其"山水洲城"而自豪。从自然风光 来说,山水洲城名不虚传。

说山,市域内有岳麓山、大围山、 沩山、道吾山、黑麋峰、石柱峰、影珠山 等十多座名山。其中,久负盛名的是 岳麓山。比大,岳麓山大不过市内望 城区的黑麋峰,黑麋峰面积数倍于岳 麓山;比高,岳麓山高不过浏阳市的大 围山,大围山主峰七星峰海拔一千六 百多米,是湘东第一高峰;比秀,岳麓 山不一定秀得过宁乡市的沩山,沩山 山水相间,古树参天,奇峰峻岭,云蒸 霞蔚。可是,岳麓山却以其独特的气 质,傲视群山!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岳麓山雄 踞长沙城西,滔滔湘江水在山脚下自 南向北流过。岳麓山并不高,最高处 海拔三百余米,可它是一座文化大 山。山脚是始建于公元1792年、由岳 麓书院山长罗典倡建的爱晚亭。1952 年湖南大学重修时,毛泽东主席题写 了"爱晚亭"亭额。再往下不远处,是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书院门前有山长 罗典为追念朱熹所建的赫曦台。山上 还有白鹤泉、响鼓岭、飞来石、自来钟 等众多景点,每一处都蕴藏着久远的 故事

岳麓山深处古树参天,浓荫密盖, 溪涧清冽,似在诉说风云际会、历史沧

桑。岳麓山是景色秀美之山、文脉厚重 之山,更是英雄辈出之山。近代民主革 命家黄兴、蔡锷归葬于此。千载岳云留 浩气,万年湘水吊忠魂! 抗日战争期 间,湖南是正面抗战的主战场。四次长 沙会战,岳麓山饱经战火摧残,见证了 军民可歌可泣的浴血奋战。山上遍布 炮台、坑道、指挥所等众多抗战遗迹,立 有长沙会战纪念碑,建有抗战阵亡将士 公墓。誓死卫国家,铁血铸山河,名山 埋忠骨,永昭后来人。

如果说,长沙的山是长沙人骨子 里的勇,那么长沙的水则为这里增添 了几分浪漫与缱绻。

长沙位于湘江下游,水系发达,河 网密布,流域面积十平方公里以上的 河流有三百多条。流经长沙的就有 "一江六河"——湘江、浏阳河、捞刀 河、靳江河、龙王港、沩水、沙河。每一 条江河,都是流动的美妙旋律——有 的像气势恢宏的交响曲,有的似欢快 灵动的协奏曲,有的如深沉优雅的奏 鸣曲。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 水路到湘江……"一首《浏阳河》传唱 神州大地,让湘江支流浏阳河家喻户 晓。同为湘江一级支流的捞刀河,也 颇负盛名。相传,三国时关羽率兵攻 打长沙,手中的青龙偃月刀落入河中, 幸得周仓将宝刀捞上来。此后,这条 河就叫捞刀河。

长沙说水,首推湘江。这条江,对 于长沙更有特殊的意义。

湘江自古为中原进入岭南的水运 要道。它浩浩荡荡,奔腾不息,气象万 千。纵观长沙湘江几千年历史,似徐 徐展开巨幅画卷,一帧帧生动逼真的 画面跃然纸上。或金戈铁马、刀光剑 影,或焚香抚琴、轻歌曼舞,色调或浑 厚或清澈,或凝重或明快……

屈原在湘江边仰天长啸,满怀悲 愤写下《天问》《离骚》等伟大诗篇;贾 谊在湘江边踽踽独行,洒泪留下《吊屈 原赋》。如今,长沙太平老街人流如 织,贾谊故居院内"民之治乱在于吏, 国之安危在于政"的名言石刻,仍时时 警醒后世。

"诗圣"杜甫在湘江一带度过人生 的最后岁月,传说于长沙赴岳阳的小舟 之中与世长辞。杜甫曾"三寓长沙",现 存约有百首在湖湘创作的诗歌,其中有 五十多首作于长沙。如今,长沙湘江东 岸多层仿唐建筑杜甫江阁飞檐翘角,临 江高耸,气势雄伟。湖湘子弟对"诗圣" 的绵绵追念和崇高礼赞,恰如江阁之下 奔腾不息的一江碧水,柔韧而恒久。

千百年来,"风流人物"衣袂飘飘, 踏浪而至,留下了深邃的文化记忆。 近年来,长沙湘江岸边进行品质提升, 绿植、雕塑、喷泉、亭台楼阁巧妙布 局。湘江风光带将湘江装点得更加漂 亮,为古城长沙增色添彩。夜幕降临, 华灯齐放,流光溢彩,美不胜收!

岳麓山挺起了长沙的英姿,"一江 六河"活络了长沙的血脉,而众多的洲 岛丰富了长沙的山水仪态与色彩。据 说湘江长沙段洲岛有十六七个之多, 鹅洲、巴溪洲、柏家洲、橘子洲、柳叶 洲、傅家洲、月亮岛、甑皮洲等,光听名 字,就令人神往。一洲一景,洲水交相 辉映,就像一串珍珠撒在水面上。

洲中翘楚当数橘子洲。湘江在长 沙穿城而过,将城区一分为二,过去主 城区在河东,现在河西正"长高长大", 车水马龙,欣欣向荣。橘子洲,正位于 湘江流经长沙城区段的江中心,是湘 江下游众多洲中面积最大的一个。橘 子洲由南至北,四面环水,似一艘巨舰 于江面乘风破浪。据史载,橘洲生成 于晋代,为湘江冲积沙土而成。清代 时形成上洲、中洲、下洲三岛。而今演 变成一列长岛。

橘子洲核心景区为洲中最为"点 睛"部分。景区内有洲头广场、问天台 及望江亭等景点,而位于洲头的毛泽 东青年艺术雕塑是星沙之城的醒目标 志。雕塑与橘子洲、滔滔江水和巍巍 岳麓融为一体,组成一幅宏阔优美的 画卷。

山好水好洲好,乃自然之恩赐。 可是,名城之所以成为名城,须环境、 人文、产业、交通、管理兼备,厚重文脉 和时代精神交融。上世纪90年代初, 我离开长沙北上时,建成区面积不到 百平方公里,人口不过百万。现在,长 沙建成区面积已增了四五倍,人口过 千万,经济总量早已跨入万亿元门 槛! 再走进长沙,不禁赞叹:长沙已非 三十年前之长沙。长沙长高了、健硕

今日长沙,先进研发制造业集优 成势,交通运输日益发达,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湖湘文化展现新魅力。 湘菜火遍大江南北,"臭干子""糖油粑 粑""原汤米粉"等成为美食长沙的"舌 尖地标"。长沙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网 红"城市。

山灵水秀洲美,乃历史名城之 幸。这座名城充溢着一往无前的浩然 正气、英雄气概,正是其熠熠生辉的内 核密码!

福建

遇见

老黄从侄女婿那里得知,残疾人驾 考条件放宽,手部即使有残疾,符合一定 条件也可以考驾照了。年近六十了,但 年少时的执念在老黄心中燃起来。他决 定报名参加考试,怎么也得试一试。

老黄是我的一个亲戚,出生在黑龙 江佳木斯的苏木河农场,二十岁时出来 跟三叔四叔学了木匠。一次事故,他手 上落下了残疾。此后,老黄便开始种大 棚。一个大棚足足一亩地,总共六个大 棚,他一种就是多半辈子。

老黄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老伴。老伴 立马板着脸反对:"这么大年纪了,大孙 儿都上小学二年级了,你还学开车?"跟 他八十三岁的老父亲一说,老父亲也反 对。但知子莫若父,父亲知道老黄从小 就喜欢车,话语间少了一些强硬:"都啥 年纪了,还不死心。"不过,老黄的两个孩 子倒是很支持,不仅帮他报名、安排体 检,还帮他在手机里下载了考试题目。

听大嫂说,从没见老黄如此认真地 学习过,反复背诵,把不会的题重新抄在 本子上。直到最后连续几次测试都能达 到九十分以上,他心里才有了底。

考笔试的头一天晚上,正是腊月二 十八。家人都睡觉了,在热乎乎的炕头 上,老伴忽然嘟囔了一句:"听说考试不 用笔了,用鼠标。"老黄一听,忽然也想起 来了。手机他还会摆弄,鼠标却是摸也 没摸过。老黄一惊,冒出一身冷汗。老 伴说:"要不明天一大早,去找小生子。 他会摆弄电脑,让他教教你。"

这一夜,老黄有了心事,怎么也睡不 实。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他早早敲开 了小生子家的门,把人家吓了一跳。小 生子倒是耐心,反反复复教了几遍,老黄 这才知道左右键、中间拨轮是啥。他的 心放到了肚子里,连早饭都没吃,就直接 坐上村里最早一趟车去了城里。

然而,事与愿违。本来就不会使鼠 标,考试用的鼠标还是无线鼠标,还闪闪 发光,老黄一紧张就不知咋用了。他手 心不停地冒汗,擦了又擦,索性把羽绒服 脱了。想着还有四道题就可以交卷了, 忽然又找不到鼠标符号了,这下真急坏 了老黄。他起身找来考官,发现死机了, 怎么弄也没法子。后来考官给出的建议 是重新考试。

老黄终于喘了口气,重新考就重新 考。第二次,鼠标稍微使得麻利些。又 过了一个小时,考试终于结束了,老黄顺 顺利利地提交了试卷,最终得分九十 八! 他对这个成绩相当满意。几位考官 也对老黄佩服不已:"大叔,你可真厉 害! 我就没见过不会用鼠标,还这么大 岁数一把考过的!"

朱宜

练习科目二时,老黄是起早贪黑。 从村里到城里,每天往返,连续练习了十 几天。他本来就没接触过车,而且年近 花甲,所以操纵起手动挡的车总是熄 火。科目二考试当天,考场人头攒动,没 考的人都聚在一起闲聊。有人说自己考 了三次都没过,老黄心里直突突,心想自 己要是也这样,还不得考到猴年马月 呀?心里打起了退堂鼓,隐隐有些害怕。 但是转念一想,来都来了,紧张个啥?

终于轮到老黄考了。他上车时还很 紧张,坐在轿车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然后踩刹车,点火,踩离合,挂挡,松手 刹,稳稳地开动了汽车。他完全忘了紧 张,一路根据考官的指示,上坡,下坡,转 弯,停车,一遍就通过了考试。下车时, 老黄和考官都不敢相信。

历时五十一天,四门科目均一次通 过,老黄成功拿到驾照!种了一辈子地 的老黄,枣红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他 说,大儿子的轿车闲置在家,如今有证 了,农闲时他要从万兴村开车回苏木河 农场,接上老父亲,兜兜风,还要在霓虹 灯闪烁的城里转上几圈,看看城市的风 景。他还说,自己真是赶上了好时候, 国家放宽了部分残疾人考驾照的限制, 他的大棚也改建了,现在能开进车去。 本来想着花甲之年也该退休了,现在, 他突然改变了想法,趁身体好,再干几 年,把油钱赚足了,腰包鼓了,到时就拉 着老伴满世界跑。

到山东威海刘公岛,在纪念品摊上, 我的目光被几只雕有属相图案的贝壳吸引 住了。"买一只吧,不贵的,五块钱。"摊主 说,"把它贴到耳旁,就能听到海的声音。"

有这么神奇?我不信,但还是把这 贝壳举到了耳边。嗬,还真是听到了一 种声音,那么遥远又那么朦胧的一种声 音,像是涛声,又像是风

声……可是,真的是海的

不等我发问,姑娘就 用那好听的声音向我讲 解道:"它在大海里待得 久了,那潮起潮落的声 音,就留在了里面。"

我买下一只,要把这 "海的声音"送给女儿。 坐在离岛的船上,极目眺 望碧波万顷的大海,并将 那贝壳附于耳畔。海的 声音遂如漫卷而来的潮 水,从遥远的天边涌入耳 郭……那是激荡了亿万 斯年的海,那是包裹了一

个星球的海。此时此刻,它以无从捉摸 而又生动逼真的声音,在我的心中展开 了另一种景象。那是更为浩瀚、博大、壮 阔而又空茫的海,是比视野内在烈日下 蒸腾的海更有魅力的海。

我屏息倾听着,竟至有些痴迷。我 仿佛听到了整个世界的深沉呼吸,带有

三月江南烟雨,雨丝细腻缠绵,在 屋檐下织成一张偌大透明的雨帘。门 前东鉴湖水波光粼粼,在春雨中荡漾开 一圈圈的水纹。我是"家在江南烟雨 里",看的是"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 的秀丽山水,听的是"闻君与琴鹤,终日 在渔船"的渔人长歌,赏的是"鉴湖水如 月,耶溪女如雪"的人文风光。

小时候,邻村的乡人在白塔洋摸了 河虾,摇船到老街河埠头叫卖。妈妈闻 声赶去,买一碗河虾给我吃。青灰色的 虾壳又薄又透,锅里煮水加点盐,河虾 入水一汆就能吃。虾肉很筋道,味道鲜 甜,简直是人间美味。陶堰老街临河, 两岸是平整的农房,门面窄,楼层低,一 楼一底最高两层。沿着老街往东走是 马路菜场,渔民摆开阵势,盆子装七八 分水,各色河鲜在盆子里逐水嬉戏。渔 民大多是本地村民或者邻村人。他们 号开嗓子:"鲫鱼、鲢鱼、胖头鱼,昂桑、 土步、河虾,阿公阿嫂都来看看,刚捕上 来的,新鲜,便宜……"老街便在这人间 烟火意趣中醒过来了。

凉意的海风不是吹在现实中,而是吹在 想象里。前贤的呐喊此伏彼起,徐福、郑 和的船队在浪涌间颠簸,邓世昌们的脸 孔在海水和硝烟中隐现……大海在呼 啸,海浪翻滚着,以心跳的频率撞击着胸 腔……某一瞬间,我的灵魂出窍,钻进小 小的贝壳中去了。海的声音又带我进入

时空隧道,让我体验到了 莫辨身在何处、不知今夕 何夕的感觉……

回到家,我把这宝贝 给了六岁的女儿。女儿 听说能听到海的声音,欢 喜地接过。一听果然,却 又心生疑窦,一再问我为 什么会这样。我便只好 拿那姑娘的说法搪塞 她。这样说着的时候,我

几天后,女儿也不信 了。她以自己的实验,证 明这种说法是荒谬的。 她告诉我,她用任何一种 贝壳,或者空瓶,或者纸 筒,甚至用拢起的手掌, 都可以在耳旁制造出这

种声音来。"什么呀,还'海的声音'呢! 净骗人!"

我又一次为这"海的声音"笑了。是 的,女儿自然是对的。但我仍愿意相信, 这贝壳,是一只收聚了海的声音的耳 朵。它是想象的贝壳,文学的贝壳,诗的



东鉴湖春行

妈妈买了三两河虾,领着我过了 桥,在桥脚买半斤挂面。妈妈叮嘱我叫 人,我怯生生地叫卖面的姑娘"挂面阿 姨"。她家的面最好吃,有嚼劲,能储存 好久。晴好的天气,我总能看到"挂面 阿姨"忙碌的身影,揉面、打面、拉条、晾 晒……每一步,她都认认真真做到极 致。一串又一串洁白的挂面晾在支架 上,日光碎金,在挂面上一蹦一跳闪烁。

二十年过去,我重回老街,沿街的 老房子改造焕新。古朴温润的木质风 格,保留旧房的原貌,焕发江南枕河的 底蕴。春雨停歇,阳光破开阴翳,步行 的人身上出了一层薄汗。走到桥脚,阳

光辉映下,悬挂整齐的挂面像一幅幅白 色纱幔,散发着清雅朴实的麦香。挂面 店依然营业,随着网络发达,自媒体蓬 勃,当年的"挂面阿姨"如今成了老街挂 面手工艺人,六十年手工挂面工艺传 承,是村镇共富的一张金名片。

沿湖信步,吹面不寒的杨柳风,吹 开了千亩如诗如画的油菜花浪。2016年 6月起,浙江绍兴筹建鉴湖国家湿地公 园,传承弘扬鉴湖历史文化,保护生物多 样性,让鉴湖这颗浙东唐诗之路上的璀 璨明珠重生再现。"一部全唐诗,半部在 鉴湖"。如今的东鉴湖,面积约为五十多 平方公里。水面烟波缥缈,从吼山至陶

堰的泾口大桥,尤其以百家湖、白塔洋两 处水面最为开阔,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举目远眺,大有衔远山、吞鉴湖之感,令 人胸中激荡,只想把酒临风。

一个东鉴湖,一年四季可游览。三 月春季赏玩,田畴交错,水陌纵横,满畈 满田的油菜花,绚烂的黄大片大片地绽 放,行走其间,花香扑鼻,蝴蝶嬉戏。东 鉴湖是鲜活的,它不在深山,到处是落 落大方的美景,耳边是市井百姓的生 活。乡音再熟悉不过,打听一下哪有好 吃的,我们便去浔阳村,找寻"陶堰八 味"。我最喜欢的白塔洋河虾有了新的 名字——白塔精灵。俗话说水活虾好, 虾好不好,考验的是东鉴湖的水质。春 季鱼儿繁衍生息的时节,为了保护好生 态,当地专门成立了护鱼小分队,劝阻 非法捕鱼行为,禁止使用地笼、虾笼等 捕鱼工具。

老街漫步,东鉴湖春行,清澈的水, 粉墙黛瓦的枕河人家,开门见水,出门 坐船。就这样,人守着湖,湖陪着人,千 年来相依相伴,相守相亲,不改旧时波。

"妈,我不念书了,咱们一起种地吧。"

又见榆钱飘

小榆树个子不高,但我更小过它,是 多少倍,不好来形容。它像一个大哥哥, 春风拍着它的头,我总是痴望着。

望着,望着,小榆树赤身的枝条,绽放 着青色的笑容,酱紫色的小骨朵,一串一串 的,一串比一串俏艳。那是什么? 那是榆 钱。我童年的美味,就从爬树中获得了。

故乡的那棵老榆树,不论怎样地老

了,我总叫它小榆树。这样叫它,我感觉

自己仿佛回到了故乡,回到了童年。

榆钱一圈圈膨胀着,一串和另一串, 有着相同的表情,但有着不同的姿容,和 我们孩儿是那样的相似。看不到枝条, 看不到空隙,好似春风钻不过去时,那就 是一树的榆钱了。

水嫩嫩的、油绿绿的、壮朴朴的,小 榆树的个子,感觉冒高了一些,但我更会 觉得,它变胖了许多,甚至觉得,那个粗 巴巴的树干,喘着气,快要支撑不住了。

每年春天,我是巴望着小榆树变 "胖"的。它胖得很体面,那形象、那表 情、那味道,是多么的自然,多么的诱人。

第一个爬上树的人,绝不是我。小 伙伴们,有的是力气,如果不早行动,和 他们相随,我是挤不到树干旁边的。他 们上去了,在嬉笑中"噢啊"着,腮帮子鼓 鼓的。在我仰望的眼神里,"呼"的一声, 一小枝榆钱就飘来了。

我突然感到了小榆树的疼痛,不由 得叫了起来。

"不要折了,不要折枝子了。" "没事,没事。"

他们还在听着我怎么回应时,我已 爬上了树,不在高处,但总还是可以的, 毕竟我也包裹在榆钱中,包着,包着,我 也是榆钱了。

回去的路上,我也鼓起了肚子,在肚 子上鼓起的,是小帆布袋,在小帆布袋上 鼓起的,是我握着榆钱的小手。

手松开了,我就见到了母亲。

"明天,妈给你做了吃。"

"吃什么?"

"榆钱窝窝。"

我激奋地跳了起来。

"不用你种,你不要操这个心。" 母亲似乎有点不情愿了,榆钱在水

里泡着,水在盆里晃荡着。她擦干了手, 摸了一下我的头:"你好好念书就是了。" 榆树,像个旅行者,俨然喜欢把脚落

在少雨的陕北大地上。在我的故乡神

木,它犹如布阵,遍及高坡、沟壑,守卫着 那么多榆树,不论在哪里,我和小伙 伴们,都是要爬的,直到把春天爬走,一树

榆叶在搜寻着我们。光阴在夜里逃走,不 论我在哪里,我的嘴边还是老家的榆钱, 还是那粗粗的、甜甜的、黏黏的感觉。 "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每年在

春天,榆树"胖"了的时候,我就会回到村 子,看看这个胖子,瞧瞧那个胖子,嗅着 那个甜腻的味道,小伙伴们一个个围拢 过来,顿时,我觉得我就是一棵榆树了。

小村每年都在变化着,乡亲每年都 在变化着。我住过的石窑院顶土墙上面 的那棵小榆树,奇迹般的,也弯下腰来 了,而且是向着路的那一边,守候着路人。

在我有点上火、不想吃饭、睡得不怎 么好时,我更多地想到了榆钱,它是一个 医者,一直在我的心头。可我不能再爬 树了,有点像那棵小榆树的我,只能在每 年的春天里,站在路边,看见榆钱飘飘, 我悄悄捋一些吃。

那里正好有个转弯,还陡陡的。陡 陡的,有我怀乡的人生。

